

野叟曝言

第六十回 三女明婚鸾谐凤合 一人暗卜夫贵妻荣

璇姑等亦因秋香唐突无礼，不加斥叱，不测水夫人之意，今水夫人说有缘故，大家肃然起敬。水夫人凄然不乐道：“这秋香是先姑木太夫人房内伏侍的一个小丫鬟，先姑易箠时，秋香年止十岁，吩咐我好好看待，不要打他。我因记得先姑遗言，故从没打过他一下，连重话也不轻易说他一句。他渐渐放肆起来，全没规矩，好劝他不听，又怕纵坏了他，才拨他去伏侍大媳管束管束，没有大不好处便不许打骂，以致骄蹇自由，每每出言无状，皆为此也。”因在贴胸取出一个锦囊，囊内贮着一方小小玉印、上面刻着“如日之升”四字，道：“这是木太夫人所遗，留我作念的。”说罢流下泪来，因付与田氏等观看，田氏等传玩感叹，仍送还水夫人，水夫人仍放入锦囊，贴胸藏好。璇姑等亦如拨雾见天，疑团尽释，孝敬之念油然而生。难儿心中尚有所疑，起立敛衽道：“太夫人纯孝之念令人感泣，但木太夫人遗言固当仰承，而君子爱人，不为姑息，若但遵遗训，一味宽容，恐又非木太夫人慈爱秋姐之意。古人以善继善，述为达孝，不识其中更有权衡否？”水夫人大喜，命坐说道：“四姐能问及此，异于迂儒之见矣。先姑因爱怜秋香，故有此遗训。我因记念遗训，故每每宽容，然使秋香因此而荡检逾闲，将为奸盗邪淫之事，我亦不加管束，一味姑息，使死守先姑遗

训，而实伤先姑之心，不孝孰甚焉！秋香这丫鬟，只有嘴快、喜报新闻、没甚规矩，这几件是他的不好处，却没有别的过犯，尚知学好，颇有忠心，虽不及紫函之沉静、冰弦之幽雅，而慧直过之。父母所爱亦爱之，父母所敬亦敬之，至于犬马尽然，而况于人乎？我若以小过责之，先姑之训谓何然，又怕他因小过不戒而驯至大过，故令大媳管束，督做女红之事，非纵之使毫无忌惮，肆意妄为也。”难儿满心悦服，极口赞颂道：“太夫人诚女中之圣，君子所为，宜难儿所不识也。”璇姑愈加敬信，小躔一段不平之气俱化入爪哇国中，毫无影响了。

到了十八这日，未能稟说：“东方太爷差人来请过，那里已准备轿子，在浴日山口迎接。小的这里船只也预备下了，在水墙门上船，出西水关，由桃花港到山口，只有十五六里水路。请问姑爷，是用了饭下船，还是在船里用饭。”素臣稟知水夫人，水夫人道：“吃了饭下船罢。”这日是洪儒备席送行，任夫人不便自来，叫丫鬟翠香来送。外面洪儒陪古心兄弟，里面鸾吹、素文陪水夫人。姑媳席散后，素臣、素娥拜别未公灵柩，素臣又到县中别了任公任母，一行人都到水墙门下绿杨树边下船。”鸾吹是要送到庄上的，没有离别之色，素文牵着湘灵衣袖，洒下几点泪来，湘灵也垂了几点别泪，又向翠香流泪，嘱咐他好生伏侍夫人，教老爷、夫人不要悬念。翠香是锦囊亲姊，又扯住了锦囊眼泪汪汪的说了些话，都还没甚要紧。只有玉奴、赛奴二人哭做一团，弄得鼻涕眼泪粘连一片。且道二人有甚苦处，哭得恁般利害？玉奴、赛奴，一母所生，在家时坐卧不离，后来又共处患难，同病相怜，到如今忽然拆散，举目无亲，岂不痛

伤？玉奴虽与奚囊和好，止一二日，尚未亲热；赛奴虽与容儿恩爱，然自是外方人，语音不通，性情各别，容儿出外更无一讲说之人，故姊妹二人独觉离别之苦。鸾吹不忍，向水夫人道：“容儿夫妻性命都是二哥救的，看他如此苦切，女儿意欲叫他夫妻都跟去伏侍二哥，伏乞母亲慨允。”水夫人道：“我们寒素人家，现有文虚老仆及奚囊、锦囊两个小厮，还有丫鬟仆妇，尽够使用，你嫂嫂身边正少这一房小丫头房，断不敢领。”素文道：“二姑娘原该有一房赠嫁奴，这里人多，大姑娘要人，到庄上去叫几房来就是，况这赛奴口音与丫鬟们俱不甚通，奴也用他不惯，还望太夫人收受。”水夫人见说是赠嫁素娥，便不好十分推拒，鸾吹又苦苦求告，只得收下。容儿赛奴俱不更名，但把生素改名生胜，因素字既犯素文，又犯素臣、素娥故也。玉奴、赛奴转悲为喜，赛奴合容儿忙忙的拜别洪儒夫妇并未能、未妈，收拾上船。

鸾吹原打算送水夫人到庄，盘桓几日，把铺都打叠了来，那知船到水关，一个家人领着一乘轿子跑得满头是汗，从城脚下飞奔而至。未能急问为着何事，家人道：“未叔叔，恭喜大小姐，大姑爷殿试二甲，点了词林，报人挤了一厅，一千、五百的讨赏。大相公、大娘娘打发不来，叫我来请大小姐回去哩！”未能好不欢喜，忙进舱禀知。水夫人等俱向鸾吹致贺，鸾吹不肯回去，要叫未能回家。水夫人道：“大小姐回去的是，庄上是时常下来得的，你回去打发报人，年伯灵前也该祭告，东方亲家那边也该去定省，亲戚等作贺也须得料理。我这里只劳未管家已极妥当，不必再要你费心，快些回去罢。”鸾吹无奈，作别上轿。水夫人等船到

山口，东方家人上船叩见素臣，说：“家老爷原拟在庄迎接，清晨起来就传轿夫，那知京报人到了，缠住身子，不得起身，叫小的致意，改日来见罢。”素臣道：“你家少老爷恭喜，我还没来贺喜，改日到门罢，多谢你太爷费心。”家人答应起去。招呼轿夫，水夫人等俱上了官轿，丫鬟仆妇都是小轿，一直到庄上来。庄门厅堂寝室俱悬灯结彩，床榻台凳一切动用器具约略具备，许多家人庄仆料理酒席铺设等事，水夫人愈觉不安，吩咐素臣辞谢，家人道：“老爷及少奶奶吩咐下的，小的们伏侍有不到处，只求太夫人宽恕，就感激不尽了。”家人又呈上一个礼单，上开：

白米五十石摇柴草一千束摇陈酒二十坛摇活猪十口
陈酱二坛摇小菜十二瓶摇清油一石摇白盐一石

水夫人道：“前日大小姐说柴米都备下的话，我也只认是他料理，怎又费亲家的心，且太多了，断不敢当。”家人跪下道：“以后盘缠，少奶奶自来承值，这是家老爷一点薄意，求太夫人晒纳。”素臣坚辞不脱，只得全收了。水夫人往各屋内看了一会，竟依东方侨意思，自己住安乐窝，命古心夫妇住博古轩，素臣夫妇住日观楼，璇姑住璇玑楼，素娥住素心阁，湘灵住潇湘阁，叹道：“数皆前定，博古轩隐着大孩儿的表字，素心、潇湘、都隐着二姐、三姐的名字，璇玑楼更不止关会大姐名字，大姐精于算法，能测量天地，而璇玑玉衡正属量天测地之器，竟若天造地设者然，岂不大奇。”难儿道：“奴爱这天绘阁幽雅，太夫人可许奴去那里住宿罢？”水夫人道：“总是空闲，有何不可？但几日来，见你性格温和，议论英伟，欲暂屈你住在后房，早晚讲些时事，不知可否？”难儿大喜道：“难儿只自愧粗愚，语言直

慧，若得伏侍太夫人，朝夕受教，稍开茅塞，何辛如之？”自此水夫人命紫函陪伴难儿，在安乐窝后面三间房内住宿，早晚与水夫人讲论，不题。

是夜席散后，水夫人作主，命素臣与田氏同宿，择了二十一日与璇姑完婚，次及素娥、湘灵，正是：

真如久旱逢甘雨，恰是他乡遇故知。如此洞房花烛夜，绝胜金榜挂名时。

次日，素臣进城，拜谢任公、任母，并谢鸾吹、洪儒，又出城贺谢东方侨，向各人述明隐处山庄，绝足不入城府之意。回来洗去面上所傅之药，露出无瑕冠玉，璇姑、素娥、湘灵俱如拨雾见天，喜形于色，难儿暗暗惊讶，玉奴、赛奴都吃惊道：“原来爷是个白面，不是那紫涨的面儿。”小躔道：“爷怎忽变做白脸？”生胜笑道：“相公是白脸变蓝的，怎反说变做白脸儿？”

不说丫鬟们私议，单讲二十一这日，素臣拜过天地祖先及水夫人，璇姑新妆出来，拜了水夫人四拜，古心、阮氏、素臣、田氏各受了两拜，与素娥、湘灵都平拜了，合家见礼已毕，田氏等将素臣、璇姑双双送至璇玑楼上，共效于飞。这一宵恩爱，果是不同：

一个顶天立地伟男子，一个测地量天奇女儿。一个手握璇玑织女，时窥北极；一个胸罗星斗牵牛，斜抱文昌。一个九死一生，沙场上几遭凶刃；一个千贞万烈，火坑中炼出真金。一个说，看了面上青蓝，教奴吃吓；一个说，摸着颈中疤靥，令我生悲。帐当年，合欢床，虚谐连理；喜此夕，鲛绡帕，真探骊珠。西子湖边，略勾股势；东方庄上，直测弧形。徒弟漫入鼓儿中，昔成膜外；师父跳出圈子去，今在个

中。璧合珠联，算不出五星聚奎，五星聚井；铜壶玉漏，滴不了半夜浓恩，半夜浓情。

次日，到素心阁上与素娥合卺，又是一种恩情：

一个肘后悬书抱朴子，一个龙唇着艾鲍家娘。一个承气麻黄，苏醒何郎粉面；一个大黄甘草，勾留倩女香魂。一个惨语难听，望死后，拏奴骸骨；一个柔肠欲断，誓生前，不出门庭。一个说，卧铜屏，冻得你肉冷如冰，至今疼着；一个说，闹金銮，吓得奴心浇似水，那等凄然。恨当年，误服补天丸，抱使君升麻骨碎；喜此夕，饱食胡麻饭，搂寄奴苏木香篝。新会槟榔，白蕊忽惊黑丑；合欢花粉，苦参今变蜜陀。蝉蜕面香，金箔女贞舒豈蔻；牵牛远志，蛇床滴乳露蜂房。五灵犀角两心通，白芍药，赤芍药，茵陈新试；半夏丁香初舌吐，苦瓜蒂，甜瓜蒂，花蕊亲尝。

二十三日，轮到湘灵，一对诗文知己，鼓琴鼓瑟，别有风流：

一个长线钓鳌李太白，一个回文织锦苏若兰。一个憔悴龙泉挥彩笔，光摇海岳；一个尘理太阿感巨灵，掌握风雷。一个惊喜若狂，见和诗欲求全集；一个思量成病，吟绝命不惜残生。一个说捉臂撕衣医闷痘，吓得奴胆儿都碎；一个说形销骨化读哀词，哭得我眼泪俱枯。想当年死掏生抓，那顾皮肤痛痒；到此夕轻勾软抱，恁般心坎温存。已得人怜，何妨便落他人后；尽教风瘦，从今不怨晚风前。娇姿那惯雨云，真个梦魂都颤；冷艳新承雨露，顿令骨肉重温。螺黛浅深记欢情，又只怕菱花窥见；猩红点滴留春色，须不是鹃舌啼来。

自此一妻三妾，琴瑟静好，同事太夫人，怡怡色养，真

个满座春风，合门和气。瞬息之间，不觉已是小尽之夜。水夫人道：“岁月如物，筋力易尽，从明日初一起，立一课程，恪守勿越，以为他日致君泽民之用。我已定下一单，你等去看，若没有更改，就依着做去。”紫函呈上一个柬帖，素臣敬受，看时上写着：

文水氏日课：

分日作三分，一分看书，一分督课，一分纺绩；

文真日课：

分日作三分，一分看书，一分读文作文，一分课子；

文白日课：

分日作六分，二分看经书，一分阅史，一分习武，一分读文作文，一分作诗赋；

阮氏、田氏日课：

分日作五分，二分料理中馈，二分纺绩绣作，一分看书；

刘氏日课：

分日作五分，一分佐理中馈，一分学算，二分纺绩绣作，一分看书；

沈氏日课：

分日作五分，一分佐理中馈，一分学医，二分纺绩绣作，一分看书；

任氏日课：

分日作五分，三分绣作，一分看书，一分学诗赋。

素臣看完，递与田氏等同看，因说道：“孩儿等日课，敢不恪遵慈命？惟母亲日课中纺绩一条，尚求更改。”水夫人笑道：“敬姜为大夫之母，尚勤于绩，何况我乎？”素臣

不敢再请。田氏等俱称遵命。湘灵敛衽道：“大姐、二姐俱有咏絮之才，太夫人独许儿学诗赋，或未悉其底蕴耳，乞太夫人一视同仁，不识可否？”水夫人道：“君子教人，不拂其性，顺而导之，则人易从。汝以诗文为性命，若欲禁你笔砚，使专务女工，则郁郁无聊，必生疾病，我故留此一个光阴，为汝陶情适性之地，非为妇者必当含毫吮墨以荒妇功也。大姐、二姐虽能搦管，而所好不同，当以妇工为要。就是媳妇他也通文墨，我从未令他吟诗作赋，正为此也。嗣后如遇令节及尔等生辰，当给假一日，听尔等相聚酌酒赋诗以为欢乐，此亦蜡祭息民之意，其余则悉依日课可也。”湘灵感激受教。素臣禀道：“目今时势所急不在文章，孩儿欲以一分作文读文、一分作诗赋之工夫，并为阅史习武，不知母亲意下如何？”水夫人道：“这是极好的了。我之留此二分令汝艺文者，因系本朝做秀才分内之事，尔能留心时务，舍轻从重，有何不可？”因取笔改作“二分阅史，二分习武”，素臣谨敬受命，逐日自课不题。

一日，素臣正当习武之时，佩着宝刀，叫锦囊拿着弓箭，到园中望春阁来。那阁背西面东阁前，有几百步空阔，一望都是垂杨，间着碧桃、红杏、玉李、朱樱，无边春色，煞是可怜。素臣择这一片空地，常来此舞刀、射箭、发弩、使枪。这日走来，远远的听有哄笑之声，近前一看，却是奚囊夫妇、赛奴、容儿、秋香、小躔几个男女，在那里舞剑作耍。见了素臣，奚囊、容儿都吓一跳，秋香等就要走散，素臣叫住，道：“奚囊、玉奴、赛奴是个会家，你们三个是几时学来，且各舞一回，看是如何。”三人没法，你推我让，容儿只得先走上前，向赛奴腰间拔出剑来舞了一回，素臣笑

说：“虽是力弱，也还亏你。”次及秋香，提着剑横七竖八的乱砍，素臣大笑道：“这是那一家？真个劈柴势了。”末后轮到小躔，小躔不慌不忙，挽起罗裙，把腰间裙带紧了一紧，提起那剑，使个身法，藏过剑尖，全势往下一坐，猛听“咄”的一声，那剑望着素臣心口直搠将来，刚离得三五寸，忽地一缴，风一般快收转去，只见那剑光霍霍地耀着，嗤嗤地作响，左三右四、前五后六、舞得如一团白雪，万瓣梨花，没点空儿。正舞到熟处，忽地一收，露出一个瘦小身材，按剑而立，口不喘气，面不改色，髻不乱发，裙不动摺。素臣惊讶道：“这又奇了，你点点年纪，怎舞得如此纯熟？就是玉奴、赛奴，也不过如此。却是那一个教来？”玉奴、赛奴道：“小躔姐的剑，比奴辈高了十倍，那里教得他来？”小躔又不肯说何人所教，秋香道：“他的剑是木四姐传授的，他还会使猕猴摘果、鹞子钻天，许多好看的把势哩！”素臣道：“原来木四姐果是有武艺的。”因吩咐锦囊去请太太及木四姐来此，看演武艺，锦囊如飞去请。素臣命玉奴、赛奴对舞了一回，说道：“你二人的剑与小躔一般纯熟，力量更足，因他的年纪小，故觉惊人。但都还是旁门，不是正传，我当教你不换刃法。”小躔与玉奴、赛奴俱欢喜无限。

素臣正要叫奚囊舞剑，水夫人已领了鸾吹、难儿出来。原来鸾吹常时到庄，就与难儿同宿，两个讲得甚是投机。这日正来问候水夫人，锦囊来请，说小躔舞剑之事，鸾吹亦以为奇，因随着出来观看。到得阁下，素臣备述前事，水夫人道：“四姐每常议论，辄及军营战阵之事，我还认是纸上谈兵，原来竟娴武事，今日定要请教。”难儿踟躇道：“二相

公谋胜孙吴，勇过褒鄂，奴怎敢班门弄斧，贻笑大方。”素臣道：“小躔剑法已见一斑，不必太谦，断要请教的了。”水夫人道：“武事虽非妇道之正，而邑姜曾列乱臣，与望、散比烈、洗夫人、章夫人俱以此名垂史册，功被民生。世治尚文，世乱尚武，目今宦寺擅权，边徼不靖，正值用武之时，四姐既有武艺，当精益求精，不可徒怀退让，虚掷光阴。但较武须有赏罚，以鼓舞精神。昨日任亲家送来的一腔猪、一腔羊、两匹红绸、两坛陈酒，叫奚囊去各分一半，连猪羊首拿来，紫函再去向二娘娘及大姐、二姐、三姐说，各带一件器玩，同来一看。”奚囊、紫函领命而去。

须臾，猪羊红酒俱到。田氏领着璇姑等出来，田氏拿出一个玉鱼，璇姑是一颗珍珠，素娥是一双银钏，湘灵胀红了脸，缩手在袖里伸不出来，向璇姑、素娥道：“妹子没曾关会，拿着不值钱的东西，怎生出得手？晴霞，快去取那玉狮镇纸来。”水夫人道：“且慢去拿，你带的何物，不妨取出一看。”湘灵无奈，在袖内掏出一条松绫手帕，上面绣着芙蓉桂花，水夫人看了啧啧叹赏，道：“怎绣得如此生动，竟是活的一般。夫荣妻贵，这采头也好，要以此为赏功首物了。”湘灵愈加踟躇，田氏等传玩，称赏不置。水夫人道：“如今分作三番考较，先较力，次较射，次较枪刀；胜者赏以首饰猪羊等物，负者罚以巨觥。”素臣领命，见阁前有两个石栏，约有七八百斤一个，便去提一个来放在中间。水夫人道：“这个太重，再找一件轻些的来。”素臣远远见一块大石横在一棵古梅树下，因去提来，把手戳着，约有四五百斤，道：“这却又轻了些。”水夫人道：“这样大石，也不为轻了。”因命众人去掇。大家看着，不肯先上，秋香高高兴

兴的先赶上去，用力一提，却如蜻蜓摇石柱一般，休想动得分毫。素臣笑道：“此真可谓不自量矣。”水夫人道：“天下事都如此，实有本领的断不轻躁若是。”秋香见素臣笑他，偏要掇这石头起来，挣得满身臭汗，颈上红筋根根扛起，到底一毫没用，连冰弦、晴雪等都笑将起来。水夫人慌忙喝住，道：“这痴丫头性命都不顾了。”秋香没趣，只得走开。容儿上前死力掇弄，也不能起。小驢掇离了地，却提不来。水夫人等都惊异道：“秋香颇有蛮力，怎反不如小驢。”奚囊上前，撩起衣襟，埋好脚步，蹲身下去，用手揩住石角，挣将起来，那石便离地一尺多高，勉强挣了几步，便就放下。水夫人道：“这却亏他，从前在家没有这力量。”奚囊下去，玉奴上来，也不埋步，也不撩衣，两手一掇，那石轻轻便起，离地有二尺上下，直掇到水夫人面前，然后放下，面不改色。水夫人大加称赞道：“比奚囊强远了。且看你妹子如何？”玉奴道：“赛奴的力大，曾比过来，他敢拿得这石栏起。”赛奴袅袅走的将上来，也似玉奴一般，不去撩衣、埋步，把手去轻轻一提，竟提不动，因用两手揩住石角，掇将起来，离地才一尺多高，面就发红，把手狠紧一紧，走了三五步，气就喘将起来。素臣连忙喝住，赛奴放下石头，羞得满面通红，心头兀自突突的乱跳。水夫人问玉奴道：“他这力量远不如你，怎说是赛奴力大？”玉奴道：“便是玉奴心里也是诧异，从前常比过，是他力大，怎今日这等不济。”水夫人道：“你且拿那石栏，却不可勉强。”玉奴真个去拿那石栏，却拿不动。水夫人道：“这石栏本过重了。四姐，你试掇一掇这块大石看。”难儿却不去掇那大石，竟来拿这石栏。水夫人慌道：“四姐看仔细，还是掇那块石头

罢。”水夫人一面说时，难儿早把石栏提起，走了十数步，觉着吃力，便放下了。水夫人惊喜道：“看你如此娇柔，却有恁般神力。”因命取玉鱼来，亲手送与难儿，又赏了玉奴一段红绸，五斤猪肉，奚囊、小躔每人一段红绸，三斤猪肉，赛奴赏了三斤肉，又罚了一觥酒，容儿、秋香各罚一觥。

然后较射，水夫人取一只银钏，命玉奴折了几枝桃花做了一个大圈，中间把彩线悬着银钏，挂在垂杨之上，离着百步，令众人各射三箭，中银钏者为最，中桃花圈者为次，三箭俱不能中者罚之。素臣先张弓搭箭，连发三矢，俱中银钏之中，水夫人取珍珠赏之。玉奴三箭，一箭穿了银钏，两箭穿入桃圈；赛奴、奚囊三箭俱中桃圈；小躔两箭俱不到垛，一箭却正从银钏中钻了过去；容儿三箭俱不到垛；秋香更是放野。临末，鸾吹等催逼不过，难儿只得上前，真个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婴孩，弓开满月，箭发流星，一连三箭俱穿入银钏中去了。水夫人及田氏等俱称神箭，玉奴等都暗暗喝采。素臣道：“四姐之力，略逊孩儿，这箭竟与孩儿匹敌矣。”难儿道：“二相公之箭，透银钏去更百馀步，奴只过钏便止，怎说是匹敌？”水夫人道：“射只论中，四姐不必太谦。”命取垂杨上那只银钏并桌上一只，替难儿勒于两臂。玉奴赏了一个猪头、一段红绸，小躔也是一段红绸、三斤猪肉，赛奴、奚囊俱是三斤猪肉，馀俱饮一觥酒。

素臣命奚囊斫下几株树梗，削成枪杆，头上缚着桃叶，蘸着香粉。先令奚囊夫妻比较，两人斗了数十回合，奚囊面上、心窝扑了两处粉痕，玉奴乳旁也着了一点，是奚囊输了。赛奴上去，姊妹二人杀做一团，玉奴止肩膀上一点粉

痕，赛奴乳旁、心口却着了两枪。赛奴下去，小躔上来，战到几个回合，素臣忙喊小躔下来，玉奴慌的跳出圈子外，去看小躔时，已是满胸粉点。素臣笑道：“你这枪是何人所教，怎一些家数没有，也敢上场？”难儿道：“这妮子真是大胆，你几曾学过枪来。”水夫人等俱称玉奴枪法。难儿接过小躔那枪，破步而入，玉奴迎住，狠斗起来，约有十数回合，玉奴败阵下去。素臣令赛奴助战，玉奴复身转来，姊妹两个双战难儿，难儿不慌不忙，左挑右扑，二人应接不暇，勉强支持了四五十合，赛奴虎口着了一枪，负痛弃枪而走，玉奴仍复败阵下去。看两人身上，俱有三五处粉痕，难儿身上并没一点。正待收枪上来，素臣见猎心喜，拈过一枝枪，抢步而入，道：“四姐枪法如神，特来请教。”难儿自恃枪法独精，谦逊一句，便举枪来敌。素臣虚戳两枪，难儿扑过，还一枪来，素臣把枪裹住，用力一缴，难儿觉着手重，尽力一压，却压不下去，复往上趯，又趯不起来，戳又戳不进，收又收不转，素臣猛地一缴一收，只听“刮辣”一声，难儿的枪近着尖处三五寸已绞得粉碎，难儿掷枪于地，愧服不已。素臣道：“这是枪杆不结实之故，我原没缴过四姐之枪，尚未分胜负也。”水夫人道：“玉佳原不在内，这枪法也是四姐第一。”把湘灵绣帕送与难儿，难儿不受，道：“败军之将，不罚幸矣，何敢受赏。”水夫人再三递给，只得受了。又赏了玉奴一段红、一个羊头，赛奴、奚囊各三斤羊肉。素臣因见小躔赏的两段红，被秋香替他披在身上，叫奚囊、玉奴也把红披将起来，玉奴披了两段，存一段递与奚囊，奚囊原有一段，恰好凑成两段，一样的交披肩上。素臣复命秋香折了六枝桃花，令奚囊等各戴起来，都到水夫人面

前磕头谢赏。秋香见奚囊夫妇簪花披红，双双谢拜，嘻的笑道：“倒像拜堂哩！”只因这一句话，把水夫人心事平空提起。正是：

饭里胡麻归玉洞，水流红叶向金门。

总评

次序玉印，似属枝节，而实非枝节也。一则见水夫人切念其姑所嘱之言、所遗之物，俱铭刻于心，服膺勿失，有此遗物，以征遗言，尤信而可征；一则见素臣为旭日之祥，与赤日之梦、晓日之图映射成采，并非故生枝节者可比。

水夫人宽待秋香微意，作两番诠释，非后一段议论犹未悉其曲折也，故留以待难儿之问。难儿初至，法应一表，不必另起炉灶，何便如之。素臣之收赛奴，因其有用，故归洪儒是弃于无用之地也，岂不可惜。然使竟作赠嫁，亦稍嫌平直，且与锦囊一色，少变换之法矣。故借姊妹之情以合，便觉生动可喜。

水夫人以诸楼阁之名为前定，而难儿即请居天绘阁，亦有前定之见于胸也。空青一点，更无渣滓可漉。

诸楼阁一征前定，一伏赐第，亦是双管齐下。

点缀璇姑等一段妙辞，如碎金屑玉，一字一珠，其贴切各人处亦天造地设，不可移掇，真可称锦心绣口。

比武一段，不脱稗官家套子，而先以舞剑，结以拜堂，中夹不自量之秋香、不应口之赛奴、始而惊人既而发笑之小躔，则已全非稗官熟套矣。更有湘灵一段踟蹰之意点缀其间，香艳风流，岂一切稗官所得望其肩背！

赛奴何以不应口，此于无文字中做极着色文字，不为指出辜负作者苦心矣。赛奴之力本胜玉奴，而玉奴虚结花烛，赛奴则实赴阳台，容儿系风月班头，兼有紫金龙涎供其挥霍，月馀来颠倒衾裯，赛奴之精力竭矣，故玉奴亦诧其不济也。一无字中有如许凤倒鸾颠、蜂狂蝶浪文字，岂非绝世文情。

赛奴不应口，不止写容儿、赛奴月馀之有事，兼写奚囊、玉奴月馀之无事也。奚囊愿待阿锦，固是真心，然温香暖玉，宛然在床；雨意云情，飒然入听，此月馀来保无有一刻一念，静中思动，而卒然入于不可知之域者乎。以此表之，觉奚囊之却色，不下于素臣之于璇姑、素娥，则又于一无文字中作如许金坚玉洁、绝欲守盟文字，岂非绝世奇文？

赛奴之不应口，不止写容儿、赛奴、奚囊、玉奴之有事无事也，以后文长生之生年月日，计之赛奴受胎恶吐，正在此时，理应恶食贪睡，少气乏力，则又于一无文字中作如许黍珠桃花、精凝血裹文字，岂非绝世文情？

一无文字中，乃有此三大篇文字、按之又实无一字，作者之才断在子长、孟坚以上。

第六十一回 摇六口曲团圞有兆 二木林点逗无心

水夫人见奚囊、玉奴双双的簪花披红，秋香说像是拜堂的话，想起玉奴尚未成婚，终非了局，命素臣修书，叫奚囊去取回阿锦。素臣领命，奚囊一骨碌爬在地下磕头，玉奴也是迷花眼笑，陪着奚囊磕头叩谢。璇姑道：“奚囊回来，不知可过吴江，若是顺路，欲求太夫人将奴的嫂嫂接来。”水夫人道：“我久有此心，但非顺路，若等奚囊回来，未免迟了。不如叫文虚去就是，明日打发他两人动身便了。”是夜，将赏剩的猪羊、陈酒匀派家人，仆妇、丫鬟、小厮都吃一个醉了。

当日水夫人与素臣、田氏、鸾吹一席，在安乐窝中叙话。古心夫妻父子俱在博古轩内夜酌。璇姑、素娥、湘灵、难儿一席，送在璇玑楼上，璇姑道：“此乃是公席，当设公所。把这席移到天绘阁中去，用那羯鼓催花的老令，击鼓三通，传花三遍，鼓声止处，看花在何人手中，即作主人，先饮一杯，要他出题考试，第一遍为解元，二遍为会元，三遍为状元。以次递考下来，二妹、三妹以为何如？”素娥、湘灵都道：“大姐所言有理，今日四姐本来是客，我们敬客之意也该设在那里。停会行起令来，要四姐做了状元，才见得我们敬意呢。”因命丫鬟快到阁上收拾，摆起酒席。大家走上阁来，推难儿坐了南面，璇姑、素娥东西对坐，湘灵在下